

柯云路

著

龙年档案



新 华 出 版 社

龙年档案

柯云路 著



新 华 出 版 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龙年档案 / 柯云路著. — 北京: 新华出版社, 2003.9

ISBN 7-5011-6299-9

I. 龙… II. 柯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068552 号

龙年档案

柯云路 著

*

新华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市石景山区京原路8号 邮编: 100043)

新华出版社网址: <http://xhcbs.126.com>

中国新闻书店: (010) 63072012

新华书店经销

北京迪鑫印刷厂印刷

*

890 毫米 × 1240 毫米 32 开本 16.125 印张 403 千字

2003 年 9 月第一版 2003 年 9 月北京第一次印刷

ISBN 7-5011-6299-9/I · 371 定价: 25.00 元

作者简介

柯云路，当代著名作家。

20世纪80年代初期，柯云路以长篇小说《新星》、《夜与昼》、《衰与荣》等经典改革巨著为国人瞩目，并奠定其在文坛的地位。1986年，根据其作品改编的电视剧《新星》播出后，万人空巷，创下当年最高收视率。

近年来，他又以《龙年档案》、《芙蓉国》、《蒙昧》等小说为世人关注。

责任编辑：刘燕玲 任丽东 李 昕

装帧设计：新经典工作室·严冬

第一章

—

罗成在农历正月初五天寒地冻的清晨出发，去天州走马上任时，想到“女娲补天”在天州，“炎黄相博”也在天州。

女娲补天的故事国人大多知道，炎黄逐鹿中原也是历史常识。只不过关于黄帝轩辕氏与炎帝神农氏在兵戈相交前，曾在天州最高峰上一对一较量过一番，却是鲜为人知的传说。两个人并未用拳脚，也未用武器，而是“博”了一局。据说“博”这样古代斗输赢的局戏，就是炎黄二帝发明的。用六箸，加上六个棋子，斗输赢。这种称为博的局戏直到春秋战国都很流行，后来失传了。博了一局，结果炎帝输了。他不服气，说再弈一局。弈就是下围棋。又是炎帝输了。按协议，炎帝要撤退自己的人马，让出中国广大地方。但是炎帝依然不认输。于是两军大战。炎帝败退天州山区，黄帝又围了天州五百年，算是给炎帝留下勉强可以“做活”的棋盘一角。天州最高峰天台山上，至今留有炎黄二帝下过棋的棋盘石。

罗成看着车窗外掠过的黑魑魑的省城街道，想到他曾对女儿罗小倩讲过这个故事。

那天，他正在看经济学书籍，在有关“博弈论”的章节旁批了两个大字：博弈！罗小倩在一旁问：“博弈是什么意思？”他告诉女儿博弈的典故，又告诉女儿博弈论是对英文 Game Theory

的翻译，也译做对策论。女儿说：“Game Theory 不是游戏的理论吗？”罗成笑着说：“天下的游戏都在斗输赢，打扑克、下象棋、打篮球、踢足球，甚至包括石头剪子布，都是在斗输赢。”他说着还伸出手，和女儿石头剪子布玩耍了几下。告诉女儿：“斗输赢就要比反应、比智力、比策略，所以游戏论就是博弈论。自古以来，不仅在战场、官场、商场、外交场、交际场上博输赢，也在牌桌棋局里博输赢。”

罗成知道自己此次是去做一篇天州博弈的文章。

他博过。十多年前，他在一个县里当县委书记，博了一把。结果，一个县的财政收入超过周围十几个县的财政收入总和。在他治下这盘棋里，大获全胜。全县老百姓说他好。但是在一盘更大的棋里，他却算输了。管着十几个县的地区容不下他，他被出局了。好在他当时还没有危及到省里，凭着七分能够摆到桌面上的政绩，他又被调到一个市里当市长。他以为自己官升了是对前一段励精图治的善报。于是，出手更利索了。他不知道，这次在地级市干成一个球形闪电，芒刺就扎着了省里的一些父母官。如果把这个被大山和秦始皇筑下的长城围起来的省份看做一个王国，他这是又犯了“勇略震主者身危，功盖天下者不赏”的为官大忌。他那些新举措，为他赢得了超越省份的声誉，也为他“赢”来了在省里的败局。市委书记将一堆恶话捅到省里，省里也便对这个已经多少扎了他们的铁刺猬安排了。调到省里管一间三五个人的办公室，闲了十年。

这十年，把一个三十多岁前途无量的年轻干将磨成了四十多岁。

他成了一只笼中猛虎徒有其威猛，恰恰可供观赏。

被观赏了十来年，省里的主要领导不知怎么搞的阴差阳错成了锒铛入狱的贪污受贿犯。新上任的省委书记要重新整治全省局面。这位省委书记叫夏光远，原来是省委副书记。他把笼子打开了，还说了一句：“我这是放虎归山。”

罗成当时对着夏光远笑了。

罗成知道自己人高马大，平时黑着一张国字脸威严有余，和善不足。但他知道自己面对省委书记笑得很和善，很开心，还很有些小心。十年的修炼，多少让他学会了眼前一盘棋、对上一盘棋同时博弈。这次再也不能“勇略震主者身危”了。

夏光远说：“我这放虎归山也不是没争议的，往下全凭你自己为自己创造条件。”

罗成掂出了这句话的全部含义。

夏光远原本想要提名罗成到天州市当市委书记，第一把手，但因为种种原因未被通过。夏光远刚上台，对局面控制力有限。天州现在的市委书记叫龙福海，在天州从政几十年。干了多年的市委副书记兼市长，熬走了三任市委书记，于一年前升任市委书记。罗成知道龙福海在天州根深叶茂，在省里也盘根错节。他知道，自己去天州不那么好干。当第二把手难。到天州当第二把手更难。除非披上羊皮装和顺，熬上几年，或许能把龙福海熬走，再接任第一把手放开干。他一想这套博弈策略就皱眉头。这不符合他本性，放虎归山，再不呼啸一番真是太窝囊。而且委曲求全最终可能一无所就。

他这一次博弈要博得超奇的大胆果断。

十多年的磨炼使他对社会大棋局里的博弈有了深谋远虑。

他要做一个漂亮活儿，放在天底下。

看着车窗外掠过的黎明景象，罗成想到了有关龙福海的一些传闻，不禁露出一丝讽刺微笑。

二

专程从天州市来省城接罗成走马上任的，是天州市政府办公厅主任洪平安。

这是一个和罗成个子差不多高，但是比他瘦两号的年轻人。圆脸上长着点络腮胡，炯炯有神的笑眯眯眼显出对任何人都见面熟的热乎。他昨天晚上就到了省城，到罗成家里看望，告诉罗成他带来两辆车，想带的行李尽可以带上。他指了指跟随的司机和办公厅秘书对罗成说：“您要收拾什么行李，我们可以帮忙。”他双手握住罗成的手，很热情地叫罗市长。罗成说：“现在还不能这么叫吧。”洪平安笑着说：“早晚得叫。”罗成摆了摆手：“总还有程序。”程序是：省委任命他到天州市任市委副书记，而后，天州市委向市人大推荐他出任市长，人大通过后，他这市长才算正式走马上任。

洪平安大学毕业后到天州市机关上班，因为办事周到很被龙福海赏识。知道罗成想沿途看看天州市所辖二十个县的大概面貌，便立刻和罗成商定清晨六点出发。

他对罗成说：“龙书记已经通知市委市政府两套班子，下午五点钟开碰头会，专门迎接您。”他还告诉罗成：“天气预报今天有雪，特意开来两辆三菱吉普，走山路万无一失。”清晨出发时，又把一件军大衣递给罗成说：“车上不用穿，下车您想走走看看，穿上挡寒。”

洪平安对罗成的女儿罗小倩也极为亲热。他一定是看到了墙上罗成夫妇的合影镜框，也注意了桌上罗成妻子镶黑边的遗照，再三让罗小倩放心：“你爸爸就交给我了，出了问题找我算账。”他笑呵呵的说法，逗得十三四岁的罗小倩也开心笑了。

上了车，洪平安又将两页纸递到罗成手中，开亮了车内灯，说：“这是今天下午碰头会上两套班子的名单。”罗成看了看，人名、职务、分管工作都很清楚。他其实对天州这两套班子的名单早已看过，现在重温一下，对下午五点的会见添了一分从容。

罗成很舒服地往后坐了坐，问：“小洪什么时候到的市政府？”又问：“什么时候开始当办公厅主任？”听完洪平安的回

答，罗成说：“是老龙把你提到办公厅当主任的？”洪平安回答：“是。”罗成又很闲地问了一句：“小洪办事很周到，老龙去市委，怎么没把你带过去？”洪平安回答：“龙书记那儿有更得用的人选。”

罗成显得很不经意：“现在市委那边办公厅主任是谁呀？”

洪平安回答：“是马立凤。”

罗成问：“是女的？”

洪平安问：“罗市长听说过这个人？”罗成看着车灯照亮的黑暗街道没做回答。他不过是似乎听到一些传闻。洪平安解释说：“天州驻省城办事处也是马立凤亲自兼管。龙书记来省里开会活动，她张罗联络得多。你在省里可能见过她。”

罗成却指着一辆超到前面去的摩托车说：“一个妮子开的摩托车，比咱们汽车跑得还快。”

众人便都看前面雪亮灯光中急驰的红色摩托车，上边是个穿红袄的女孩。

罗成不过借此说明自己注意力已不在刚才的话题上。

洪平安拿出一份天州市地图，展开递给罗成：“前边再有三十多公里就进天州地界了，您看看图，沿途想停哪儿看哪儿，也有个宏观。”说着，他在地图上指画了行车路线，指明现在的行车位置。罗成一边看一边表示满意：“我到什么地方，想要的第一件东西就是地图。”洪平安笑着说：“我知道。”罗成奇怪：“你怎么知道？”洪平安说：“您在咱们省算是知名人物哇。”罗成说：“知名是十年前的事，这些年没什么名了吧。”洪平安说：“反正听说您要来，市委市政府大院上下震动。”

罗成一笑：“是不是说来者不善？”

洪平安笑了笑：“我刚才说的震动是中性词。细分，当然反应不一。”罗成问：“都什么反应？”洪平安说：“我这是理论上的估计，没做实际调查。”

洪平安拍了拍司机肩膀：“能坚持吧？前边进天州地界，咱们就休息一下。”司机小李是个方脸小伙子，正打哈欠，揉了揉眼，摇头说：“没事。”罗成问：“是不是没睡好觉？”小伙子连忙摇头：“不是。”洪平安扭头解释道：“年轻人是烟瘾上来了。我和他们打过招呼，您不抽烟，也讨厌别人抽烟，让他们开车时忍住。”罗成一挥手：“你怎么知道我不抽烟？我是上班不抽，下班抽。我讨厌机关干部在我面前抽烟，从不讨厌老百姓在我面前抽烟。”他拍了拍小李后背：“你算老百姓，照抽不误。”

罗成对这位办公厅主任添了一分警惕。还没见面就对你如此熟悉，总有些特别。

这样办事周到的办公厅主任，龙福海当了市委书记怎么没带过去？倒是带过去了那个叫做马立凤的女人。那又是个如何“更得用”的角色？

三

进天州地界时，天飘开了雪花。洪平安正指着天州路牌对罗成介绍，一个穿红棉袄的女孩骑着红色摩托车从后边追了过来。罗成疑惑了：“怎么又来一辆？”司机小李说：“还是早晨那辆，后来被我们超过去了。”女孩大声问：“这雪会下大吗？”小李摁下车窗回答：“难说。”女孩问：“你们是去天州吗？”洪平安和小李共同回答：“是。”女孩似乎放心了，拉下头盔，又急速开到前面去了。

小李说了一句：“下雪天一个姑娘家开这么快，真不要命。”

一进天州地界，洪平安就负起对罗成沿途介绍的责任。他指着两座巨人般对峙的大山说：“这就是天州山门。炎帝黄帝大战到这里，炎帝在山门里画了一条线，表示退到此为止。黄帝在山门外画了一条线，表示永远不许炎帝再出山门一步。”

罗成笑着跟了一句：“炎帝神农氏从此就闭关自守，专尝百草了。”

洪平安又指着这一段劈山修出来的高速公路说：“这是咱们天州的门面工程，还是龙书记当市长时修下的。”小李跟了一句：“龙书记给天州办了不少实事。”

罗成看着两边千沟万壑的山岭沉默不语。门面工程修得很气派。路两边陡峭的斜坡上，一个个用石块垒起的鱼鳞坑种着树，也颇装点地方官的政绩。当两边群山更加陡峭巉岩时，洪平安介绍说：“曹操曾经领兵作战到这里，他的《苦寒行》一诗‘北上太行山，艰者何巍巍，羊肠坂诘屈，车轮为之摧’就是写这里。”罗成说：“史籍记载不是在山西壶关吗？”洪平安说：“另一种传说，就是在天州。”

听说路边山上就是有传说的神农村，罗成让停车。

车拐下高速公路，进了一条伸向沟谷的岔路。洪平安指着一旁上山的崎岖小路说：“往上走半个多小时，能到神农村。”又指着柏油岔路说：“沿路往前可以到神农乡。”罗成点点头四处张望。路下河滩里，一个老农驼着背走过来，后面一颠一颠跟着一头毛驴。毛驴停住，啃起路边一棵小树的树皮来。老农转身拉过毛驴的缰绳，用手中的树枝抽它，一边抽一边说：“你当你是干部，想吃啥就吃啥？”

罗成听了讽刺地一笑，走过去：“大爷，你这几下抽得好。”

老农抬眼看到了汽车旁站的这伙人，说道：“你们也是记者吧？”

罗成笑了笑：“你怎么知道？”老农说：“刚才有个记者姑娘家，骑的摩托坏了。”老农指了指掏出手机的洪平安：“打那电话，和你们联系来着。”罗成问：“女记者呢？”老农指了指旁边：“那不是，坏的摩托车停在这儿，她人上神农村去了。”罗成一伙人看到河滩低凹处一辆摔坏的红摩托车掩在树丛后。

罗成与左右相视了一下，又问老农村里乡里干部怎么样。

老农说：“养鸡为了下蛋，养牛为了犁田，养干部为了啥？说是为了致富，可我们没富。”罗成接过话说：“您的意思是，养干部没用。”老农说：“可不是没用。”说着，拉上毛驴往前走了。

罗成一指上山的路说：“走马看一片，不如下马看一点，咱们上山去神农村看看。”洪平安又一指岔路：“是不是连神农乡也一同看看？让车开到神农乡等着，我们连村带乡看完顶多两个多小时。”罗成点头。洪平安吩咐两个司机开车去乡镇等，又叮嘱：“先不要进镇，不要惊动，我们下了山，你们和我们一起进。”罗成对洪平安的妥当安排十分满意。这种“微服出行”，威风全在突来乍到。

沿着山路往上走了没一会儿，罗成就发现了什么。

高速公路两边山坡上的鱼鳞坑被石块垒着，还刷着白，里边种的树很好看。岔路山谷口两侧山坡上，从高速路一掠而过也能望见一些鱼鳞坑。但是，越高，离主路越远，鱼鳞坑就越不成样子。很快就变成在山坡上垒几块石头，刷一道白。远看是鱼鳞，近看没有坑。罗成指着说：“这是在山上画鱼鳞坑。这门面装点得好。”洪平安耸肩笑了笑：“官样文章到处都是。”跟在洪平安身后的秘书小张说了一句：“漫山遍野真的都搞鱼鳞坑，工程太浩大。”罗成瞪了眼：“要搞就不要嫌大，嫌大就不要搞。”

罗成一路黑着脸来到山上神农村，看到的是一村穷困。

几棵老槐树盘在村口，守着一些今人半信不信的神农传说。村里是一片破屋烂房。正是正月初五，家家户户门口都贴着春联和倒福字，也有一些出村进村的走亲串友。但这点单薄的节日喜气遮不住各家各院的穷困。村里有所小学校。推开破篱笆门进去，一间教室一间办公室，也都四壁透风地冷清在那里。推门进

教室，光线不足，里面很暗，桌椅板凳更是粗糙简陋。秘书小张扶了扶眼镜说：“现在正放着寒假。”

罗成又瞪眼了：“我还不知道放寒假？”

罗成发现，一进入天州地界，他就进入了角色。

出了学校，他们看见有放羊娃赶羊出村，拦住问。

小放羊娃叫栓柱，今年十岁，放着家里七八只羊。问他上学没有，他说不上学。问为什么不上学，他说家里没钱，还要放羊。问他为什么家里没钱，栓柱裹了裹破棉袄，赶着羊低下头往村外走，说：“我刚才都说过了。”罗成问：“你刚才和谁说了？”而后俯身拍了拍栓柱瘦小的肩膀：“你家在哪儿？先领我们去看看。”

他们看到一幅穷困受欺的画面。

栓柱家的小院本来很破旧，旁边一栋在村里乍眼豪富的二层小楼挤破他家的篱笆墙，直压在他家的小草房上。穷困受欺的故事全在这幅穷困受欺的画里藏着。用现在的术语说，这是一个宅基地纠纷。邻居家儿子叫张虎林，在乡里当过干部，后来开煤窑发了财，耀祖荣宗地给自家盖楼房，挤掉了栓柱家的宅基地。栓柱爹气不忿，告状三年，告得家里锅底朝天。一次半夜赶山路，摔瘫了下半身，现在眨着眼躺在炕上不得死活。栓柱娘是个瘦小的女人，听明白眼前站的是市里领导，一把鼻涕一把泪，前言不搭后语地讲完了遭遇。她要养着这个瘫男人，还要接着上访告状，乡里县里跑了不知多少来回。男人在炕上挣扎着坐起来说：“人活一口气，总不能欺人太甚。”

他们就是在这个黑咕隆咚的穷家里，遇见了摔坏红摩托车的红袄女孩。

她确实是记者，很俊秀地一抖头发，递过一张名片来——是省报的，叫叶眉。她说怕雪下大，急着赶路，躲路上石头，把摩托车摔坏了。打了电话到省城搬救兵，估计还要两三个小时才能

到。干脆先到神农村来，调查一下孩子上学的情况。

罗成说：“看来咱们思路不约而同。”

洪平安请示：“要不要把村干部叫来？”

罗成背着手站在院里看着楼房挤草房没说话。洪平安立刻跑去将村支书村长都叫来了。村支书皱着一张高颧骨脸问：“您是……？”罗成说：“先别问我是谁了。这位是你们天州市政府的办公厅主任，”他指了指洪平安，“眼前这是怎么回事，你们说清楚。”情况不说也是清楚的：张虎林家是违法侵占他人宅基地。罗成问：“你们村干部怎么不管？”村支书搓着手说：“管不了。”罗成虎起脸：“管不了要你们干什么？”又问：“楼里的人呢？”回答说下山走亲戚去了。

罗成挥了挥手：“守着神农这个名牌，不知道拿它发财致富，搞得老百姓这么穷，要你们这些干部真没用！”

罗成领着一群人下山，村支书村长紧跟着。

那个叫叶眉的女记者拉着放羊娃栓柱的手也跟在后面。

到了乡镇上，乡党委书记不在，回县城家里过年去了。乡长叫鲁万杰，胖头胖脑的，正在家里高朋满座。罗成看了看挺大的院子，挺模样的二层小楼，又看到的是一八仙桌酒肉周围坐满的人。鲁乡长看见洪平安，赶紧擦净嘴上手上的油，上来双手握他。洪平安却立刻伸手示意，引他向罗成。“这位是……？”鲁乡长伸出双手不知如何称呼。罗成说：“我叫罗成，过年打扰你们了。”洪平安这才介绍：“这是咱们天州市的新市长，今天刚从省里来上任。”鲁乡长慌不迭地说：“罗市长，早听说您要来天州了。”

罗成说：“我还没去市里报到，先在神农乡提前走马上任行不行？”

鲁乡长连说行行。罗成把小栓柱揽到身前：“神农村的小栓

柱，你该知道吧？他爹瘫在炕上，他娘接着上访。”鲁乡长胖额头上滚满汗珠，连连说知道，又介绍慌窘站起来的一桌人，都是副乡长之类的乡干部。罗成说：“既然老百姓没过好年，我也就要打扰一下你们过年。要求很简单，你们乡村两级干部都在，十天内正月十五前，把张虎林家侵占邻居宅基地的那一截楼房拆掉。”鲁乡长显出为难来：“大过年的，是不是过了年再办？”罗成火了，拍了拍小栓柱的肩膀：“人家一年的年怎么过的？就是因为考虑过年，才给他十天期限，要不，三天就该拆掉。正月十五前拆掉，为的是让小栓柱一家过个年尾巴。”鲁乡长噤嘴道：“盖楼不容易，要拆损失更大。我们设法调解一下，让张虎林家赔偿小栓柱家一些钱。”小栓柱立刻昂起头：“我们家不要。”

罗成指着眼鲁乡长：“你们打着调解的旗号拖了两三年，搞得人家几乎家破人亡。如果你们确实解决不了，市里县里大概只能考虑诸位挪挪位，换能解决的人来当乡长。明白我的意思吗？”鲁乡长连连点头：“我明白，一定解决。”

罗成说：“第一点，正月十五我可能再来，不想再看见挤进人家宅基地的楼房没缩回去。第二点，帮助栓柱家将原院墙修好，地平整好。第三，几年来搞得人家人残废、家荡产、小孩失学，在经济上要做出合情合理的赔偿。”罗成问：“能做到吗？”鲁乡长回答：“能。”罗成说：“第四点，这一切都要求在正月十五前做好，过了正月十五，市里在神农乡开一个现场会推广你们的经验。”

鲁乡长立刻点头：“一定办到。”

罗成又拍了拍小栓柱的肩膀：“神农村辍学的小孩不止栓柱一个，他们的上学问题如何解决，也拜托你们了。过了正月十五学校就开学了，来你们这里开现场会，希望能够看到他们背上书包。”

离开神农乡时，省报记者叶眉也上了罗成的车，坐在他身旁。

她稍有些兴奋地说，几年前读大学时，就听说过罗成的事迹，最近也听说了他要到天州走马上任的消息。罗成问她这次来天州干什么？她说：“来调查一本违法出版物。”罗成问：“调查违法出版物，怎么又想到上山调查小学生失学？”叶眉笑了：“一个是被逼无奈，摩托车坏了，等援兵。还有，违法出版物和山村小孩失学有点联系。”罗成问：“什么联系？”叶眉说：“这本违法出版物冒充德育教材，经天州市文教系统正式下文，和小学生教科书一起发行。据说印了二十万册，全市小学生人手一册，定价 28 元。这在大城市无所谓，在穷山村里，农民就要杀猪卖羊了。”

罗成一下重视了，问洪平安听说没听说这件事。

洪平安回答有些闪烁：“不太听说。”

回到岔路口，天空还若有若无飘小雪。

叶眉跳下车，从河滩树丛后推出了面目歪斜的红摩托车。罗成问，要不要连摩托带人拉上她？叶眉拿出手机说：“我叫的援兵可能马上也就到了。”这时手机响了，她看了看：“就是他到了。”眼见省城方向一辆豪华吉普飞驰而来，慢慢减速开下主路，在岔路口停下，从车上跳下一个很帅气的高个小伙子。

叶眉叫了声“夏飞”，推着摩托车迎过去。

洪平安双眼一亮，也迎了上去，并立刻转身对罗成介绍，这是省委书记夏光远的儿子：“我陪龙书记去过夏书记家几次，每次都碰见他了。”

罗成也在夏光远家里见过夏飞，他十分亲热地和夏飞握了手。

小伙子白净干练，是个高科技公司的总裁，带着一股时尚的 CEO 派。他对所有人都表现了礼貌的亲热后，照顾叶眉：

“是连人带摩托给你送到天州去，还是连人带摩托给你拉回省城？或者我把摩托拉回去，你就搭他们的车去天州？”叶眉说：“我人当然要去天州了，摩托车我也想带到天州去，修了好用。我在天州还要长停呢，总不能天天腿儿着吧。”罗成笑了：“干脆我们连摩托带人把你带到天州吧，就不用夏飞来回千里了。”

当夏飞一边连说着拜托了，一边与众人把摩托车塞进可以后开门的大吉普车里时，天空中轰响着飞来一架直升飞机，在头顶盘旋。

洪平安仰望着说：“龙书记可能在上边呢。”

罗成奇怪了：“他坐直升飞机干什么？”

洪平安说：“龙书记春节期间要巡视一下各县山林的防护情况。”

四

天州市最高地方长官市委书记龙福海正在直升飞机上。

龙福海粗壮的身材，超大号的脸盘，俯瞰下面千山万壑时，让人想到非洲沙漠上的狮王。不过，他此刻的表情很有些顽童的开心。当他指点着下面大声说笑时，没人能真正领会他这种指东画西张罗一切的快乐。用他的话说，他喜欢当家做主。

有了这百分百当家做主的感觉，他大年初五才愿意坐上直升飞机巡视天下。

此刻飞在空中他多少有些担心飞行安全，但春节期间巡视一下全市城乡，在报纸电视台留下的头条新闻，却是让他放开胸怀的。他笑声洪亮地说：“老担心自己太重，把直升机压得坠下去。”这话引得一机舱人哈哈大笑。

随行的报社电视台记者前后左右为他拍照摄像。

龙福海最反对首长独行。当市长时，任何大活动，他都要带